

红色杀手

上

本书中敌我之间的生死对决，为我们展现了在一个充满诡谲阴谋，凶残杀戮的环境下，一个热血青年在维护祖国利益和荣誉面前所表现出的正义抉择，彰显了英雄本色。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华北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下，静谧的南京城下暗藏着重重杀机。

HONGSE
SHASHOU

ISBN 978-7-5104-0764-2



9 787510 407642 >

定价：26.80元



第一章 刺杀行动

1933年3月下旬，北平显得格外寒冷。

北方的寒流依旧强烈，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整个北平都披上了白色的外衣。

寒流过去后，天气终于转暖，雪层微薄的地方，渐渐地露出了土色。

人们外出活动的频率也增多了起来。

天刚刚黑下来，徐镪躲藏在无名胡同口拐角处，凝神望着街对面宅院漆黑的大门，心中微有所悟：十五米，还是有相当的把握。

刚刚想到这里，就见到街头闪过汽车的灯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过来。

徐镪望着开近的轿车，眼神锐利而冰冷，从怀中掏出手枪，伸手把围巾扯了下来，缠绕在手枪上。

黑色轿车停在了对面宅院的门口，从车中快速走下来一个身穿西装微胖的人，当他踏上台阶伸手刚要推开大黑门时。

“嘀——！”黑色轿车鸣了一声喇叭开走了。

与此同时，徐镪扣动了扳机。

“砰！”

子弹瞬间钻进了身穿西装微胖人的后脑中，登时一股血雾从他的后脑中喷射而出，那人一头栽向了大门。

“蓬”一声，胖重的身体撞开大黑门扑倒在地上，扭动了片刻便不动了。

枪声很小并且与轿车的鸣笛声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所以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徐镪见达到了效果，重新围上围巾，掏出怀表看看，转身向胡同深处走去……

20分钟后，徐镪坐在“野玫瑰”酒吧的吧台前，要了一杯鸡尾酒，端起看了看，抿起嘴唇，把酒杯边缘沾到了唇上，他舔了舔，实验性地品尝着这种酒。喝完一杯，觉得不过瘾又要了一杯。喝完第二杯后，他本想再要一杯，但他拿不准这个酒会对他产生怎样的作用。

他在喝酒的同时，眼中余光始终扫视离这儿只有十几步远4号桌旁的人。





男女两人走过了拐角处。

男的四十多岁，中等个，头发往后梳得光溜溜的，肩部肌肉发达，宽宽的下巴，一对大黄牙非常明显。

女的20岁出头，高个子，身材苗条而性感，短短的乌发衬托着椭圆形的脸蛋，身穿紧身紫色旗袍，胸部显得格外丰满。

徐镪再次确认目标后，令他感到幸运和鼓舞。“这真是天助我也！”他本来打算放弃这个目标，可是，偏偏就这么简单地遇上了。他想，如果不一鼓作气，过后就会更加麻烦，不但这些人有所警觉，而且行踪更加难觅。

徐镪目不斜视，紧紧盯着前方的猎物。深知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把握好这次难得的机会，不会再有下次。

前方男的一只胳膊搂着女的肩膀，女的则伸出手臂揽住他的腰部，并且把手伸到他宽松裤的后腰袋里取暖。他们沿着街往前走着。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男女身旁。

徐镪心中一怔，大感惋惜，大好机会就这样被白白错过，心中涌起难言的滋味。

忽然间，男的朝车中摆了摆手，轿车随即开到前方不远处停在道旁，从车中下来两个黑衣人，站在车旁掏出香烟，相互点烟抽了起来。

这戏剧性地变化，使徐镪失望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男女走着走着，突然在离前方轿车二十多米远的地方，拐到右面一条很窄的胡同里。在离胡同口不远的一个门楼前停住了脚步，倏地躲进门楼阴影里，急不可耐地接吻起来。

徐镪目睹这微妙变化，精气神同时提升至巅峰状态，周围的一切一丝不漏的给他掌握在寸心之间。清晰把握所处环境，轿车与保镖、大街与小巷的空间关系。

他怎会错过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用围巾把头包了起来，从容闲逸地顺着街边悠悠闲闲地拐进胡同内，贴着门楼悄然向前闪去，就在错过两人身旁的瞬间，匕首快如电闪般刺进男人的背部。

“哧”匕首从背后扎进男人的心脏。他身体猛地痉挛起来，慢慢地摇晃了几下就一头扑到女人身上。

当徐镪从胡同另一头拐向大街时，胡同内才传来了尖叫声……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徐镪穿着一身西服走出了清华大学校门。他今年23岁，身材修长，足有1.8米左右，形象儒雅英俊，风度翩翩。

走出校园，向左右望去，较远的地方全陷进白蒙蒙的飘云中，为这清华园附近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浓淡，有如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把一切都以雪白的颜色净化。



“先生，你要逛北平，不如我先拉你去天桥看看如何？那里可热闹了。”

徐镏掏出怀表看了看，觉得时间还早。

便说：“好吧！”

突然，前方传来了响亮的口号声。

“还我河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声援我军将士奋勇杀敌！”

徐镏向前望去，见到男女学生举着横幅“还我河山”、“日本鬼子滚回去”等标语，群情激奋地向日本领事馆方向走去。

徐镏看得热血沸腾，蓦地听到身后传来警笛声。眉头微皱，扭头望去，见后方涌出了不少军警向学生们扑去。

拉车的小伙子见势不妙，没等徐镏有所反应，猛然把车拉进了旁边的胡同内，急促地说道：“张学良早就被撤职了，换了人要和日本人谈判，所以禁止学生游行示威，我们还是远离这里吧。”

忽然，身后小巷口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徐镏急忙喊道：“停车！”

拉车的小伙子止住了脚步，惊讶道：“先生你可不能参与这里，否则准会惹上麻烦的。”

黄包车停了下来。

徐镏跳下车转身向后望去，对拉车的小伙子吩咐道：“你在这里等我片刻，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突然，见两名女学生手中拿着小旗跑进了胡同，惊恐地向他这边跑来。在她们身后出现三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人疾速追了上来。

两名女学生急促地从徐镏身边跑过，后面追赶的黑衣人在快速地逼近。

徐镏眼中掠过慑人的精芒，当快速追上前来的一个黑衣人跑过身旁时，倏然把腿一伸。

“扑通”一声，这人登时被绊得向前悬空扑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鼻口穿血，惨叫不断，趴地不起。

刚刚跑过去的两名女大学生，回头瞧见，立时愣住，竟站住脚步向徐镏望来。

徐镏望向她们大喝道：“你们怎么还不跑！找死呀！”

两名女大学生一怔，缓过神来，转身撒腿就跑，溜烟没影了。

后面紧接着追上来的两人。见此情景立马停下了脚步。两人快速交换下眼色，抽出木棒，旋即向徐镏扑了上来。

其中一人挥棒向徐镏当头砸来，下面还阴险地抬腿一脚，猛地朝徐镏小腹狠狠踢去。

以他们这两天很少回来。”

“这我知道。”徐镔把话题引开，“不是有女人了吧。”

“你别说，这两小子挺神秘的，估计可能是有女人啦。”王斌抬起头来笑着说，“徐镔，你没有吗？呵呵。”

“不会吧？”穆青沉思道。

徐镔见穆青面色变化多端，暗中琢磨着。穆青这小子，很可能是打入学生中的特务，不是党部调查科的，就是蓝衣社的。

田野长的模样和做派倒很像日本人，他不会是日本鬼子派来的特务吧？

郭磊倒很像某党地下工作者。

王斌呢，估计白板一个，爱国青年。

如果真像自己猜测的这样，那就太不可思议和惊心动魄了。

忽然，他暗自笑了起来，觉得有些荒谬。嘿嘿，我是在干什么？可不能这样胡乱猜测同学，杜撰他们。哈哈，还随便给他们安上了特务的身份。但他心中明白，从此刻起要万分小心，谨慎行事。

恰在此时，宿舍门被推开，郭磊走了进来，见宿舍中三人同时望着他，微微一愣，随口说道：“你们这是……”

三人同时都大笑起来。

王斌摇头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和徐镔、穆青正说你和田野这几天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有女人啦？”

“哪里，哪里，我这两天有点事，亲属病了住院治疗，我去医院照顾了。”郭磊笑着扬了扬手中的药盒，走到桌前坐了下来，“这不连药都拿回来了。”

“哦？你怎么不早说。”徐镔见他滴水不漏，故作埋怨道，“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一下吗！”

“是呀！”王斌接着说道。

郭磊摇了摇头，说道：“我知道现在面临毕业考试，哪敢打扰你们，再过几天就出院了。”

“你小子还客气什么，我们可是同窗好友！”穆青也埋怨道。

郭磊耸了耸肩，幽默道：“也没有什么大事，我想还是不打扰你们为好，到时毕不了业，该找我算账了。”

几人同时笑了起来。

“徐镔，你可真了不起，我就纳闷平时你也不怎么学，可尽是真东西。”郭磊感兴趣地问道。

“什么真东西，只是一点突发想法而已，我是说‘突发’二字，你们明白吗？”徐镔逗道。

“谦虚什么，你成名人我都跟你借光，在医院中还有人问过你，当知道我是你的同学时，嘿！那个热情劲就别提了，我真的为你骄傲。”郭磊说着脸上出现



了得意的笑容。

徐镏目瞪口呆，讶然道：“怎么能传到医院去了呢？”

穆青惊讶道：“郭磊，真的吗？”

“是呀！”郭磊眨眼说，“原因是医院中有几位将军在住院，他们和我聊过你，说你资料掌握得很准确，实事求是。”

“可不得了啦。”穆青咋舌道。

“你们在胡说什么，这我还不明白吗？你们是在有意夸大其词，调侃我！”徐镏笑道。

几人轰然大笑起来。

逗了一阵子，几人止住了笑声。

郭磊沉声问道：“徐镏，你这个准军事家对当前局势有何看法？”

徐镏一怔，琢磨一会儿，肃然道：“我看小日本鬼子亡我中华心不死，近期内将蚕食我华北，然后进行战略准备，待时机成熟，将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这是明摆着的，谁都能看明白，时间不会太长。”

“什么……”

穆青和王斌都瞪大眼睛。

“徐镏，你分析得不错，我看日本人全面侵华是早晚的事。”郭磊沉思道。

“小日本鬼子可够毒辣的，侵占了我东三省不说，还想亡我中华。他奶奶的，绝不能当亡国奴。”王斌愤恨道，还挺起胸脯，“要打日本鬼子，你们可别忘了要带上我。”

穆青点头赞道：“小子有种！”

几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各自复习起来。

徐镏换上西服，穿上皮鞋，逗趣道：“我出去走走，了解点实际情况，好再写论文。嘿嘿。”

穆青问道：“你要上哪儿去？”

“我出去走走，转转和散散心。”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我就在附近转一转。”

徐镏把他推回床上。

“我也去散散心。”王斌抬头说道。

“你小子，赶紧复习，否则你很难毕业。”徐镏吓唬他。

一提考试，王斌脑袋立马耷拉下来。

“那好吧，你要多注意安全！”穆青担心道。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徐镏走出了宿舍。

郭磊和王斌看着他的背影，对视笑了笑。

王斌摇头道：“人家对考试可是胸有成竹呀。”



徐镗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沉声道：“不要管这些事，把你的事做好。另外，我交给你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在黄包车夫中，你给我建立起消息网络，要找一些可靠的人来做。”随后又耳语交代了一番。

高山低声道：“师父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我们这些车夫很会听声。”

徐镗嘱咐道：“好！你现在抓紧办眼前的事，千万要谨慎。”

“是！”高山匆匆离去。

第二天傍晚，在密林锻炼场地。

高山来到徐镗面前，递给他一张图，说道：“我查明了，这是日本人监视的地方。”

“噢？很好。”徐镗非常惊讶，暗想这高山进步得很快。“难道就一个监视地点吗？”

“是的，日本人监视那里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分析可能等人到齐后一锅端。否则日本人要抓单个的人，还不早就动手了。”

“噢？你小子是块料，事不迟疑，我们去看看，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同盟军的人抓走。他们的胆也太大了，竟然要在北平明目张胆抓人。”

“师父，这政府要打同盟军，日本人也要抓同盟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一言难尽，难怪日本人如此嚣张，都是有人给纵容的。妈的，卖国贼真不少！好了，不管这些，做好我们的事就算为同盟军打鬼子尽点力。”

高山用树枝在地上画个草图，对徐镗说道：“师父，这里是一条东西大街，凯悦旅馆坐北朝南，是一个三层洋楼。与其相对的是一个二层楼的日本东亚洋行，我只见到有两个小日本在这里监视这个洋人开的旅馆。”

“这个洋行本身就不简单，说不定就是日本人特务的秘密据点。”

“师父，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鬼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袭击这里，肯定会放松警惕。”

“鬼子有了上次的教训，自然就提高了警觉，我们不可大意。”

“嗯，但这次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们敢袭击他们的巢穴。”

徐镗想了想，说道：“也许吧。日本鬼子在这里设立监视哨，一旦同盟军开会人员到齐，日本鬼子就会暗中出动大队人马抓人或袭击不留活口。从目前情况来看，暗中袭击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做不留痕迹，还可以嫁祸北平当局。”

“他们想得可真美。师父，我们怎么办？”

“嗯，也许是这样吧。我们见机行事，趁机搅和他一下就跑。只要能达到报信的目的就行。”

“好！”

“哎？这个东亚洋行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很像银行的样子。”

“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趁机干他一票。呵呵，搅乱下日本鬼子的金融。顺

徐镏双眼冒火，怒火狂生。心中暗恨这些人不打鬼子，专门迫害爱国抗日人士，竟然盯上了这里。

徐镏顺着街边走着，明显感到身后的两个特务加快了脚步，大有想把他抓住的势头。闪电般向右蹿进了胡同内，眨眼间消没不见。

两个特务拔出手枪，发足狂追，齐声喊道：“站住！”。追到胡同内，其中一人怒喝道：“小子哪里走！”

“噹——！”

“啊！”两枚大洋疾速镶嵌在两个特务的右肩胛骨头上，两人同时惨叫一声，甩掉了手枪。

“噹——！”又有两枚大洋插进了两人小腿迎面骨上。

“扑通！”一声，两个特务跪在了地上。

围巾蒙脸只露两只眼睛的徐镏，从前方暗处走了出来，一个箭步蹿到了两人面前，伸脚把枪踢得老远，嘲讽道：“操你妈的，见到小日本怎么不这么凶了？”

两个特务显然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袭击，立时没了刚才那种狂劲，登时吓得魂飞魄丧，脊背直冒寒气。喘着气以嘶哑的声音道：“你何人？竟敢袭击我们党部的人！”

“噤、噤！”

“操你妈的党部，竟想抓我！”

徐镏双眼寒光一闪，照两人脸上就是一人一拳，力道够猛。

“啊！”两人顿时被打得鼻青脸肿，门牙也掉了两个。本来就发懵的两人，此时更加五迷三道，双眼冒金星，北都找不着了。

“呜、呜！”两人干叫发不出完整的句子。

“操你妈，像你们这些奸人，还算是中国人吗？”徐镏越说越气抬腿踢去。

“蓬、蓬！”

两个特务一头栽倒地上，双眼翻白，嘴吐白沫，登时昏了过去。

徐镏双眼发出愤恨的目光，伸手摘下镶嵌在他们身上的大洋，在他们身上把血迹擦净，转身扬长而去，算是手下留情没要了他们的小命。

几小时前，日本特务机关总部接到打入北平学生中田野少佐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指出，北平现在已成为反对大日本帝国对东北、华北占领中心。这将对帝国非常不利，帝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摧毁他们，同时建议采用怀柔的策略来分化中国人的抵抗斗志。

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大佐，正在办公室中踱着步，田野少佐的秘密报告对北平当前形势分析得很透彻，受到了上峰的极为重视，本部应当有所反应。

“报告”声传来，打断了他的思考，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向门口望去。



更绝的是，三人悄悄买下个小作坊，半夜竟亲自动手，除留下点留作他用之外，剩下的金条回炉化成了金元宝。

“他妈的，看日本鬼子还上哪儿找金条，哈哈。”王斌拿着上面带有福字的元宝欣喜地看着。

“这样也不行，近期不得暴露金子，这可是敏感的事。”徐镔嘱咐道。

“知道了。”

“师父，赵乾说，鬼子经过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说‘红色杀手’杀人时蒙着红布，每次必须要见到血！嘿嘿，他有我们厉害吗？起码他弄不到这么多金子。”

徐镔闻听哭笑不得，斥责道：“我们不要管其他人，不许再提到这事，听到没有？”他想，怎么弄出来蒙红布，杀人见血的事来？真能杜撰，哈哈。

“嗯，知道了。”

几天来，徐镔和往常一样，给人感觉还是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很少出宿舍门。但暗中却加强警戒级别。

还特别嘱咐王斌防备同寝室的穆青和田野，对他们务必谨慎绝不能露出一丝风声。

徐镔得到赵乾秘密传来的情报，说鬼子正在执行代号叫“摧毁计划”的行动，叫他们格外注意和加强防范。

这几天徐镔思考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自从9·18后，他的人生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停地应付各式各样的挑战。就像顽玉不断受到雕琢打磨，逐渐显露出坚强的本质。

由于和夫人失去了联系，他意识到进入了人生全新的一个阶段。所有危险和等待，只是磨炼自我的必须经历和过程。

他深刻地意识到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危险，丝毫不能懈怠，绝对不能犯任何错误，往往一个小错误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但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点错误不犯，如何在出现失误时，能及时认识和修补，以减到最小的损失，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从赵乾传来的情报中分析出，鬼子的“摧毁计划”就是要摧毁以北平为抗日中心的阴谋。那么日本鬼子很可能在多方面下手。其一，用武力及暗杀来破坏抗日大好局面；其二，以收买、拉拢等手段，极力扶植亲日势力；其三，派遣大批特务渗透到各个抗日团体、学校，从内部进行破坏。

“妈的，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给小日本制造点麻烦还是可以的，让他们闹心再说。”徐镔心中想到。

蓦地又想起了夫人，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心中有些惆怅。自言自语地道：“夫人，您在哪里？”

忽然，王斌从外边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惆怅。王斌见宿舍无其他人，脸上立马显露出怒气。



“巴嘎！”此事对我们帝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不但北平政府要介入调查此事，一旦让他们发现端倪，中国民众仇视帝国浪潮会更加高涨。

“这是什么人干的？难道又是那个‘红色杀手’？”

不由抬头朝桌子上三块带着血迹的大洋望去，登时心里打了个冷战，呆呆地望着大洋。“这个红色杀手，竟能用此来杀人，真是前所未见。他居然如此干净利落，使训练有素的帝国军人毫无反抗就被杀掉，实在太可怕了。”

松井太郎忽然咆哮起来，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我要借此事件向北平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给我找出这个人来，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

他咆哮到这里，煞白脸上又憋出了一点血色，嘴角挤出邪邪的笑意。

第二天，日本驻北平领事馆，照会北平政府就日本侨民死亡和洋行巨额财产被盗一事，向北平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迅速侦破此案，逮捕凶手！

与此同时，丰台日本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渡野，举行了示威性的军事演习，配合他的施压。

北平政府骤然间内外压力剧增，一方面推说案件正在调查中；另一方面暗中加紧了对案件的调查。但私下里却大快人心。

王斌对柯迈进行了多天跟踪和赵乾提供的秘密情报，基本上搞清楚了他的真实身份。

柯迈 1.78 米的身高，长的还算不错，就是眉宇间透出一脸的晦气。他是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在学生都参加抗日游行示威时，他不但不去还总说风凉话。

他的举动被安插在清华大学里的日本特务瞄上，因为学日语的关系，就主动和柯迈接触，并把他带入了北平日本领事馆。

不久，这小子就加入了日本特务行列，在寒假期间被秘密送去了东北关东军谍报训练中心，接受了特务的秘密训练。训练完成后他接受的任务是在北平秘密提供学生的反日情报和破坏抗日组织。

前不久又被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胡孟华看中，居然把他这个日本特务拉到“承社”担当一个大队长，负责几个大学的宣传，拉拢人员，破坏其他爱国团体。

“承社”实际上是在模仿德国纳粹那套做法。

柯迈获得这个身份后，立即受到了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极为重视，指示他要利用这个身份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把爱国教授挤走，伺机发展日本特务，并提供学生中反日分子名单，再由特高课秘密抓捕。

柯迈如鱼得水把几个学校搞得乌烟瘴气，北大、朝阳大学等，就有不少无辜失踪的学生。

“头，我发现这小子瞄上了中文系的李晓燕和邓琳，这两天都有人在跟踪她们，估计就要动手了。”王斌低声说。

徐镗心中一怔，暗想她们做事有些激进不考虑后果，不被盯上才怪呢。眼中冷芒一闪，立即吩咐王斌：“你给我盯住了，我们找时间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

第二天下午5点多钟，景山东街之间一个路口，柯迈带着两个人埋伏在这里。突然，有个人从街上跑到了这里。

“大队长，她们俩走过来了。”

“好！等到她们拐进胡同无人时，我们就动手。”

“大队长，我们如何处理她们两个？”

“嘿嘿，玩够了，就把她们扔到河里。”柯迈阴阴地笑道。

“啊？这……”

“你小子怎么手软了，有我在你们怕什么！”

“好吧。”

李晓燕和邓琳也不知来到这个地方做什么，由于麻痹大意，始终也没有发现被人悄悄跟踪，当两人兴高采烈地拐进附近的胡同内，刚刚拐过胡同内的一个直角弯不远。

蓦然间，从她们身后的胡同院门内，蹿出四个手拿麻袋的人，倏地套在了两人头上，同时把两人扳倒。

两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绑架，大惊失措，挣扎喊叫着，无奈这里极为偏僻，几乎都是房屋的后身，根本就无人经过这里。

很快两人就被堵上了嘴巴，套进了麻袋中。

“快走！把她们扛到外面的车上”柯迈低声喊道。

其中两人扛着麻袋，跟着柯迈和另一个人向胡同直角弯走去。

蓦地从胡同直角弯拐进来一辆黄包车。

柯迈一怔，向后摆手，低声道：“按住她们保持稳定，让黄包车过去在说。”说完，抬头向几米远的黄包车凝神望去，露出戒备神色。

“砰”一声枪声，柯迈眉宇间出现了一个黑洞，黑血从洞中流出。

“扑通”柯迈往上一挺，向前栽倒地上。

柯迈身旁的人立时吓得魂飞魄散，呆立当场。

“噹”一声，一块大洋插进他的脖腔中，他一头栽倒地上。

身后扛着李晓燕和邓琳两人见事不妙，扔下麻袋撒腿就往回跑。

“砰、砰！”两枪，两人后脑被打碎，扑倒在地。

“王斌、高山，赶快把麻袋中的两人拉走。”徐镗跳下车吩咐道。

两人快速把装着李晓燕和邓琳的麻袋扔到车上撒腿就跑。

徐镗迅速把柯迈扶在胡同墙上坐稳，手中塞进一块大洋，掏出几根金条放到他的身上，又把脖子上镶嵌大洋的人，快速放到柯迈对面墙角，把手枪擦了擦放到他的手上，又在他的兜里放上了一块金条。

徐镗看了一眼刻意做的现场，觉得还很满意，便疾速撤离了这里。“让他们



忽然，长衫人停住了脚步，转身又向回走来。

高山脚步迟疑了下。

徐镗低声吩咐道：“继续前行不要管他。”

高山拉车与长衫人擦身而过。

徐镗余光扫视到，长衫人大约三十多岁，微瘦身材，看其行走姿势形态很像是军人。不由眉头皱起，心中泛起了嘀咕。

王斌小声问道：“头，你看这个日本特务，是中国汉奸还是日本人？”

徐镗笑着说：“我也不是相面的，这可不好看，都长得差不多。估计日本人的面要大些，否则不会有密码本。”

高山转头小声说：“师父，他转过来了。”

徐镗吩咐他：“拐向胡同等着他走过去。”

高山拐向街旁胡同。

“师父，他上了黄包车。”

“好，我们跟住他。”

当长衫人坐的黄包车驶过后，高山紧紧地盯上了他。

高山悄然跟在前面黄包车后，三拐五拐的不知走了多远路，简直就把徐镗弄懵了，要不是高山熟路的话，光是他们两人可无法跟踪。

“师父，长衫人进了前面的大院内。”

高山停在胡同口指着前方百米距离内的一个大院说道。

“好，我们从大院门前走过，看看是什么地方。”徐镗说道。

高山拉着车从大院门前走过。

徐镗见门前有岗哨，微微一怔，又见着门旁牌子上写着“25 师北平办事处”。“咦？25 师不是关麟征的部队吗？”

王斌摇头叹道：“是呀，关麟征负伤还在协和住院呢，部下却出了日本特务。”

徐镗不以为然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是正常的事，哪个国家敢说他们没有对头的间谍。”

王斌惊讶道：“这么说日本人打入了我们的军队？”

徐镗沉声说：“日本鬼子对我国早就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派几个中国通打入进来，还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都是黄种人。”

“不会是汉奸吧？”

“我认为汉奸的面要小些，不管汉奸多么铁杆，日本鬼子还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密码本可是大事，估计不会给汉奸，一旦泄露出去，可就是大事，再想换密电码很费劲。你我都是学历史的，对这点都不陌生。但是也说不好，也许就是汉奸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弄明白。”

“我对汉奸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当汉奸呢？也不知这些汉奸都是怎么想的。”王斌又摇头道。

“哦？是那个校花？”郭磊道。

“差点把人给撞了。”徐镓苦笑道。

“听说追她的人很多，可是她很高傲，没有一个给好脸的，看来你很幸运。”郭磊笑道。

“怎么你也知道她？我可真是孤陋寡闻。不会吧？才认识不到两分钟？就看上我？”徐镓摇头笑道。

“这男女之间的事很微妙，谁也说不好，也许对你一见钟情。”郭磊笑道。

“嘿嘿，要是那样可就好了。”徐镓眨眼道。

三人不由大笑起来。

又闲聊了一会儿，郭磊就出去了。

“这郭磊也很神秘兮兮的，一天到晚不知他都在忙啥？”王斌望着他的背影说道。

“人人都有隐私，管他呢。”徐镓道。

第五章 扫除障碍

离毕业典礼还有五天时间了，同学们开始做好离校的准备，有的合影，有的留言，气氛异常热烈。

徐镓同宿舍的同学也全部到齐。

穆青张罗着全体合影，还从校外雇来了摄影师。

五人全体照了合影。

然后聚餐，几人搞得难舍难离，毕竟在一起生活学习了四年。

“徐镓，毕业后要干点什么？”穆青问道。

“还没想好，先回家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合计吧！”徐镓应付道。

“好！等你想好了告诉我一声。”穆青点头道。

“徐镓，你到底要做什么呢？”田野笑着问道。

“唉，我想做生意，但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到时你们可要帮忙。”徐镓笑道。

“好！没问题。”田野拍了他一下。

大家闹腾了一阵子，穆青、田野又离开了，看来他们都很忙。

郭磊也匆匆地离开了。

徐镓和王斌则溜到了丁章胡同附近的四合院。

王斌又摆弄起电台，竟戴上耳机听了起来。忽然面色凝重起来，急忙翻译



徐镏换了一套乞丐衣服，抓了把土抹了把脸，带着一个瓜皮帽，拿起一瓶酒，离咧歪斜向前走，同时暗中摆了下手。

高山点了点头，放下黄包车，快速走向前方的一位妇女。

葛鸿走在人行道上，仰头观看道路两旁的店名，仔细地在搜寻着，不时地有人和他碰撞着。因为他根本就不看路，只是不时地抬头看着店名和寻找着蛛丝马迹。

恰在此时，抬头往上看的葛鸿，猛然和一个妇女撞了个满怀，顿时被这个妇女不依不饶大吵大闹一顿。

装作醉汉的徐镏，左手拿着一瓶酒，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当走到葛鸿身前时，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微微撞了一下葛鸿。

就在这刹那间，徐镏将一个针头闪电般顺着葛鸿的肋骨缝隙插进了他的心脏，不但破坏了心脏，还带进了空气。

葛鸿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只是微微的像蚊子叮咬了一下而已，还以为刚才碰撞造成的后果。

徐镏摇晃着和葛鸿擦身而过，由于街上很多人，碰撞是经常发生的事，没有引起周围日本特务的注意。

葛鸿还在继续寻找，聚精会神的脸上却显得有点焦急的神色。

突然，葛鸿感到胸闷，霎时脸色发青，双手捂着胸部，慢慢地倒在了地上，此时大街上的众人见有人倒在地上，呼啦都围观了上来。

特高课的特务见葛鸿倒地，大吃一惊，急忙抬起了他，迅速送往日本人开的医院，到达医院后，人已无法救治，如果做人工心肺复苏术的话，那就死的更快。由于大面积渗血，针眼很快就被掩盖。

医生诊断为，心肌坏死导致内出血而死亡，让日本医生不太明白的是，挺好的心脏如何会突然出血呢？

高山拉着两人快速离开了这里。

徐镏可是名副其实的“武林高手”，竟把现代知识用在了古老的刺杀中，故能屡施奇招，破敌取胜。

徐镏坐在车内拿着一根足有三寸多长很细的针头递给王斌看了看。

“奶奶的，这针可是我花了大价钱在教会医院弄来的，这就是汉奸叛徒的下场。”

“你很了不起呀，这可需要超高的手法，否则插在骨头上，还不丢了小命。”王斌赞叹不已。

“啊？对呀！”徐镏闻听愣了愣。

离毕业典礼的日子越来越近，徐镏和王斌来到了四合院。

徐镏对毕业后的问题做了细致的部署，包括赵乾在内都做了详细的安排。

四个警卫一口气跑到了孙望骑的家，把日本人烧鸦片和要弄死他的事讲了一遍。

可把孙望骑吓得魂飞魄散，暗想这肯定是日本人干的，要不没人敢这么做！妈的，我怎么把日本人得罪了？忽然想起，前两天骗了日本的货还没给钱，是不是为了这个要想整死我？看来这次日本人是玩真的了，要不也不能把鸦片烧了！

想到这里，面色剧变，日本人要想整死我，看来我是要活不成了。

孙望骑眼珠转了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还是溜之大吉。立马吩咐四个警卫跑路，自己也于当晚慌忙逃出了北平。

当警察局中的合伙人听说仓库被烧又见孙望骑跑路，还以为是他卷走了钱财，气得立即发出了通缉令，悬赏捉拿贩卖鸦片的孙望骑。

第六章 智除匪特

1933年8月第四个星期六的上午9时，毕业典礼在清华礼堂举行。

毕业典礼十分隆重，校园内人来车往，格外热闹，到处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参加毕业典礼的除了教授和学生外，还有许多学生的家人。有不少家长不顾战火的不远千里，从家乡特地赶来参加儿女的毕业典礼。

大学礼堂座无虚席，学生喜悦的心情都写在自己的脸上。许多记者手中拿着照相机，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悠扬欢快的乐曲中，伴随着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教授们徐徐进入礼堂。

在司仪引领教授、学生入场和退场时，教授为每位学生颁发毕业证时，礼堂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隆重的毕业典礼是对莘莘学子的一种嘉奖和鼓励，毕业典礼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纷纷站立起来，大声呼喊祝福。家长在孩子取得毕业也觉得脸上有光。许多家长没有圆的梦让自己的孩子圆了，自然格外高兴和激动。

徐镏觉得毕业典礼隆重热闹，见到了很多好一阵都没见到的同学，同学们纷纷热情洋溢的互相问候，互送纪念品和赠言。

毕业典礼结束后，徐镏却被叫到了系主任办公室。

系主任廖教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的面部异常生动，显得聪慧，富于表情。不过他有时也会变得非常冷峻、深不可测。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教授，又是一位高超的演员。课堂上他把渊博的知识通过高超的演技传达给学生，由此造就了许多绝顶聪明的大脑，并使得他在同学中具有崇高的威信。他受到

徐锬情不自禁地把她抱住，许嫣微微一惊，略微挣了一下，就不再挣了，反而趴在他的怀中，尽情享受他那男子汉的气息。

徐锬本想向她那小嘴吻去，可还是忍住了，因为他不了解女孩子的情况，心里没底，怕把她吓跑，那多尴尬，只是紧紧地搂了搂她。

第二天，徐锬又到廖教授那里为王斌取得了和他同样到军界任职的推荐信。刚刚走进宿舍，就见王斌已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妥当，而且他还买了不少贵重的东西，准备到南京后孝敬徐锬的父母。

“咦？你小子哪来的那么多钱买这么贵重的物品。”

“嘿嘿，我兑换了两个金元宝。”

“什么？你小子胆也太大了吗？”

“反正我们要走了，换点也没有什么的。”

“也许吧！”徐锬也没太在意。

“刚才李晓燕来找过你。”王斌说道。

“咦？她来干什么？”徐锬几乎都把她忘了，不由眉头皱起，估计没有什么好事。

“她说她要上海工作，问你去不去。”王斌说，“我觉得她的举动很奇怪。”

“是很奇怪，她到上海与我有什么关系？”徐锬很是不解。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上次救了她，对你产生好感吧。”王斌摇头说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她。事情办得怎么样？”徐锬问道。

“一切都安排好了，高山按照你的安排暂时搬到四合院住。”王斌低声道。

徐锬放心地点了点头。

“火车票已买好是晚上7点的火车，我们两天后到达南京。另外，许嫣同学来告诉你和我们回南京。”

“什么？她也到南京？”

“估计她家也在南京吧，这个情况你应该最清楚。”

“我可不了解她。妈的，是有些奇怪，我什么都问了，唯独这个事没问。”

“还是不诚心呀。”

“你小子还逗我，说实在的我还是对这些问题不太擅长。”

“现在很讲究门当户对，你不得不重视，就算你们之间山盟海誓，也会被父母搅黄。”

“有这么严重吗？”

“这方面发生了很多人间悲剧，你没看那些戏曲吗？描写的大多是这方面的悲欢离合。”

“哈哈，别胡扯了，那是什么时代！”

“反正差不多！嘿嘿。”

一丝笑意，柔情似水。

徐镏见苹果未到女人的香息已飘来，心中一动，伸手接过苹果，又觉得不好意思，于是说道：“还是我来削吧！”

许嫣看来要吃定了徐镏削的苹果，微笑着把小刀递了过来。

徐镏接刀时难免碰到许嫣的手，他倒没有感到什么。

许嫣却微微一颤，腾地脸色绯红，眼中异样的奇光一闪即逝，随后还送给他一个甜甜微笑。

徐镏顿时心情大佳，很快就削完了一个苹果，然后递给了许嫣。

两人情感在徐镏刻意地触动下进展神速。

徐镏在此情况下展开了进一步的攻势，温柔道：“小嫣，我们确实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边说边故作对北平深深留念地神态向窗外望去。

许嫣闻听一振，心中欣喜若狂，脸色绯红，这种叫法，她只听过亲人叫过，姐妹之间叫过，听起来是多么的亲切。美目深情望着他。

徐镏一把握住许嫣的手，相视一笑，两双手紧握在一起。直到上铺王斌发出了动静，两人才把手松开。

徐镏心中这个气呀，可又无法发泄。又和许嫣两人聊了很长时间，才劝说许嫣休息。

许嫣顺从地躺下休息起来，可心中却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凌晨2点多钟，火车已进入河南地界。

徐镏见到许嫣已睡着，站了起来伸伸腰，刚想走出包间。忽然听到有人从廊道上急促跑过，不由眉头皱起，刚想拉开门走出包间，又传来杂乱地急促跑动声。

“咦？这是怎么回事？”徐镏从脚步声来判断，至少有两人在追前面跑过去的一人。难道是抓捕小偷？琢磨半天，无从判断出是怎么回事，于是索性不去考虑这事。琢磨片刻，把包间灯光关掉，刚想开门走出包间。

突然，门被打开一条黑影闯了进来，黑影疾速把门关上，贴在门上倾听外面的声音。

徐镏站在这人身后，低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黑影登时被吓得一颤，倏地转过身来，发现人就站在他的身后，马上低声说道：“对不起，有人在追我，情急的情况下闯到你们这里，我马上就走。”说完转身就要开门。

“站住，什么人追你？”

徐镏伸手把包间灯打开，见是一位二十五六岁模样，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是日本特务在追我。”

年轻人见面前是学生打扮的人。

“哦？过来坐会吧。”徐镏闻听摆手说道。

王斌和许嫣被惊醒。